

龙城笔阵

文化柳州

未曾远去

□廖献红

四月，暮春，我去了一趟山西省最南端的运城市。

很巧，去年我参与筹备了“千秋柳拂天——山西运城·广西柳州柳宗元文化主题书法作品展”到鹿寨巡展，那时，我才知道运城是柳宗元故里。

没想到的是，我竟有机会走进运城，探寻两城的文化之脉。一大早从柳州启程，乘坐动车抵达南宁，傍晚再飞往运城，着陆时已是子夜时分。行程十几个小时，辗转一千多公里，作为远道而来的拜访者，我心里有种迫切赶往从未去过的亲戚家的感觉。

次日清晨，在运城宾馆醒来，眼前的色调突然变成了朱红色。朱红色，仿佛是运城的代表。翻阅床头的文旅手册，看到关帝庙、鹳雀楼、永乐宫，色调无一不是朱红色。它们历经时间和文化的沉淀，在纯净天空的映衬下，更添古朴之美。置身于这座旧时称为“河东”，后因“盐运”而得名运城的城市，仿佛耳边传来了马蹄声，忽高忽低，似近又远，一种千年的“文气”迎面扑来。

信步运城田野湖边，遗迹遍布，掌故遐传。这边有“欲穷千里目”的鹳雀楼，那边是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普救寺；前方是“忠义仁勇”的关帝庙，后面还有色彩斑斓的千年盐湖……这里不愧是诗书礼乐昌盛之地啊。禹凿龙门，螺祖养蚕，中华文化从这里一路摇曳而来，穿过汉风唐雨，经历宋韵元声，是最早被称为“中国”的地方。我们柳州的“家人”——柳宗元就诞生于此。

柳宗元一生颠沛流离，对故乡有着浓烈的乡愁。柳宗元的文章中所述的：“河东，古吾土。家世迁徙，莫能就绪，闻其间有大河条山，气盖关左，文士往往仿仰望，坐得胜概焉。吾固翘翘囊囊，奋怀旧都，日以兹兹。”就是他河东情结的真实写照。

他在《晋问》中，开篇借他人之问，“先生，晋人也”，亦见情结之深。《晋问》首段，以吴子问柳宗元之掌故始，柳宗元答“以晋之表里山河，气象雄伟，土肥水美，物阜民丰。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乡愁。

奇怪的是，在柳宗元的文章中，未曾见有他回过河东的相关著述。寻访中，本土学者多人提及，柳宗元在外为官期间，曾多次回过河东。

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十年，日子过得孤寂。虽时运不济、命途多舛，但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份宁静，让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，与自我对话，从而进入了最佳的写作状态。于是便有了“永州十年，全是文章”之说。因此诞生了《永州八记》。正当柳宗元在永州写作渐入佳境时，朝廷一纸诏书，将他召回长安，柳宗元兴致勃勃地赶回去，以为将得到重用，谁知却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他被贬去更为偏远之地——柳州。

柳宗元再次打点行装上路，这一年，他43岁。

二

公元815年夏，柳宗元赶到柳州，不由感慨万千，挥笔写下《寄韦珩》——

初拜柳州出东郊，道旁相送皆贤豪。

回眸炫晃别群玉，独赴异域穿蓬蒿。

炎烟六月咽口鼻，胸鸣肩举不可逃。

桂州西南又千里，漓水斗石麻兰高。

……

安顿好后，柳宗元立即开始大刀阔斧改革。其功绩世人都知道了，利用刺史的职位，挖了井，办了学，种了柑橘和柳树，修了寺庙，释放了奴婢。他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按正直的文人本心，使得柳州这块南蛮之地，慢慢得到开蒙。他仍不忘提起笔，继续搭建自己的文学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他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尽情驰骋他的抱负与理想，无形中涵养了柳州的文化气息。

我常想，倘若柳宗元在仕途上春风得意，他的内心也许不会那么倔强，在世俗的河流中迅速被融化，他或许不会成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我又试想，倘若柳宗元因一再被贬而沉沦，在宦海沉浮中荒废了著书立说，他也肯定早就不为人所知，且



位于柳州的柳宗元雕塑。(覃科 摄)



永济市柳宗元纪念馆。(韩斌 摄)



永济市柳宗元纪念馆中的展品。(韩斌 摄)

“荒冢一堆草没了”。而正因为他人人生一再遭遇挫折，仍坚忍不拔，以及与生俱来的文化人格，让他在书写中，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关联，与现实的和解，才让坏事变成了好事。只要他的诗文还在流传，他就会活在人们的心中。

柳宗元终因劳累过度，47岁客死柳州。柳州人感恩他的好，在罗池为他安魂，再礼送他的魂归河东。

多年后，虞乡（古为虞乡县，今为运城市永济市虞乡镇）重新整理和建设了柳宗元的纪念馆，也算慰藉了他的回乡之念，亦成为当地一道人文景观。凭借柳宗元这一文化符号，与他人人生关联的永州和柳州，都成为声名远播的历史文化名城。

三

在柳州，从我家阳台远眺，可以看见入城的西江路金鸡岭上，一座高达三十米的柳宗元雕像伫立在天地间。雕像用巨型花岗岩雕刻而成。起伏的山峦作为背景，它凝聚的光与色，在天空渲染中，使四周蔚然壮观。每天这位“老市长”神情肃穆，身姿坚定，背手凝视这块曾经主政过的土地。

我坐在阳台或喝茶，或看书，时不时会抬起头来与他对视，仿佛看到他在陈旧的时光里跋涉，漫长、艰辛而深邃。而在我的想象中，他早已化身博物馆风情的说书人。他从历史烟云中慢慢走来，引导着我们，举头远眺——看得远，看得更远，直到你懂得了尘世间的一切。能在柳宗元目光

所及之处安居，我能感受到，他的眼神，除了教我向远看，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一种昂扬的精神内质，不骄，不卑。在求学通往功名的路上，这位手拿书卷目视前方的读书人，已然有了长者的慈祥，温暖、结实和安泰，把恩情和道义全交付他主政的地方。

每年的清明节前后，柳州都会在柳侯祠举行隆重的祭柳活动。在柳宗元雕像前，一批批文人墨客前来祭拜，庄严肃穆中还有一种自己的亲切。中国人崇文重教的传统，延续了几千年。一个地方，期冀文运昌盛；一个人，一个家庭，盼望科考顺利。我静肃立在祭拜的人群中，深深地鞠躬，向柳州的拓荒者，向一千多年前的柳宗元，向见证了岁月的沧桑鞠躬。身体俯仰之间，得到了荡涤和提升，不断地弯腰行礼，让人拾取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能量。

耳边响起了莘莘学子的年轻清雅的诵读声，古老苍劲的汉字，通过声音传递出一种动人的魅力。这样的内容与形式，让人感动。那一瞬间，我很羡慕这些诵读的孩子，他们以这样的方式，接触了以“宏德崇文、明礼修身”为要义的柳侯文化，这文化里蕴含着清明和良善、仁爱与宽厚。对德行的规范，对修身的强调，怎么不让人感慨万千呢？

忽然觉得，千年的岁月真不算漫长。就在刚刚，撩拨着我们头发的风，也吹拂过柳宗元的衣衫，吹拂过河东先生书桌上的灯盏。柳宗元在永州刚写完《晋问》，在柳州刚写完“江流曲似九回肠”，似乎笔墨才干，击节

赞叹者却已是千年之后的我们了。他留给家乡运城，留在永州和柳州的大量诗文，早已变成阳光，变成雨露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精神年轮。

此时，在距离柳州一千公里之外的运城，置身于柳宗元的胞衣地——永济市西郊的柳园，给我们讲解的姑娘笑意盈盈地自我介绍，她也姓柳，一千多年前与柳宗元是一家。柳氏子嗣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耕田、推碾、织布、打铁，在传统的耕读生活的轨道上运行着。从踏进柳园的那一刻起，我便体验到一种无情的变迁，感受到脚下土地的厚重。这里的一切，是历史的未来的展开，是当代人重新绘制精神图谱的牢靠现实依傍。柳园里，处处都能感受到一种从远古走来的文脉延续，还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。忽然觉得这个原本生活在民间，有名有姓，叫作柳宗元的人，以精神遨游人间。老百姓信他，文人念叨他，他的能量和声望口碑相传，千年来赢得世代尊崇。

四

在运城的两天时间里，气候凉爽宜人。无论是走进柳园，还是柳宗元纪念馆，我听讲解听得格外专注，看展品看得格外仔细。仿佛，我们走进了旧时间的里面，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屋一窗、一棹一柱，都带着强烈的文人气息，而这份气息又是活的。我思绪万千，极力展开想象，想象柳侯当年在衙门的工作状态，试图与他的气息沟通，融合，探寻生命的真迹。

渐渐地，我对柳宗元已然具备了某种面目感的拼图。他似一座丰碑挺立在我们面前。低头沉思，我想到自身的经历。有那么一年半载，我的工作是被“架空”的，时间突然有了盈余，极大的挫败感却在心头涌动，我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人生，忧心忡忡之余，我捧起了书，竟然安静地读了一些书，也写下了一些文字，无心插柳地窥见了文学的门径。是文学接管了眼前的鸡零狗碎，并安抚了我这颗无所适从的心。庆幸的是，市里在这时启动了青年文学人才培养计划，我决定不再纠缠工作上的事情，不再患得患失，报名潜心学习。文学，给暮气沉沉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，从此不再局促，内心也越来越宁静。有了作家班这样的平台，文学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至少有人和我聊文学，有

人告诉我，我的散文和小说写到哪儿了，写得怎么样。

以文学之名寻访，去年到了湖南永州，如今走进山西的运城和永济，与柳宗元相关联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。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丰满。无论在哪个地方看到他的雕像，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态。透过他那冷峻的脸庞，猜度他的心思，他一定是在笑着朝代的风云聚散。再看他被贬谪的线路图，我总算明白无常、豁达与慈悲的含义。

我们缅怀柳宗元，有着多个不同向度。我还是愿意展开想象——如果我遇到与柳宗元相似的境况，会不会用他的人生际遇来平适自己的心情？

当然，我自身的处境远不及柳宗元当年艰难，更不能与柳宗元相提并论，但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。在庸常的忙碌中，我们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，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，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情愫让人感动。我与众多文人一样，怀着崇敬，常常仰望这位开蒙柳州的大文豪。想我走近文学的机缘，何不是误打误撞？在心情极度阴郁时写下非虚构作品《蝶变——工业柳州生态修复之路》，才有意识深入柳州这座城市的褶皱和肌理。在寻访中，感觉自己对于这座城市，知道得太少了。或许，正是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，才让我的寻访始终保持进发的乐趣。越是在古迹中拼接琐碎的知识，越是感觉到柳宗元在我眼前罩上神秘的浓雾。越是有更多的疑问，越是觉得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：

文字由来重李唐，如何万里竟投荒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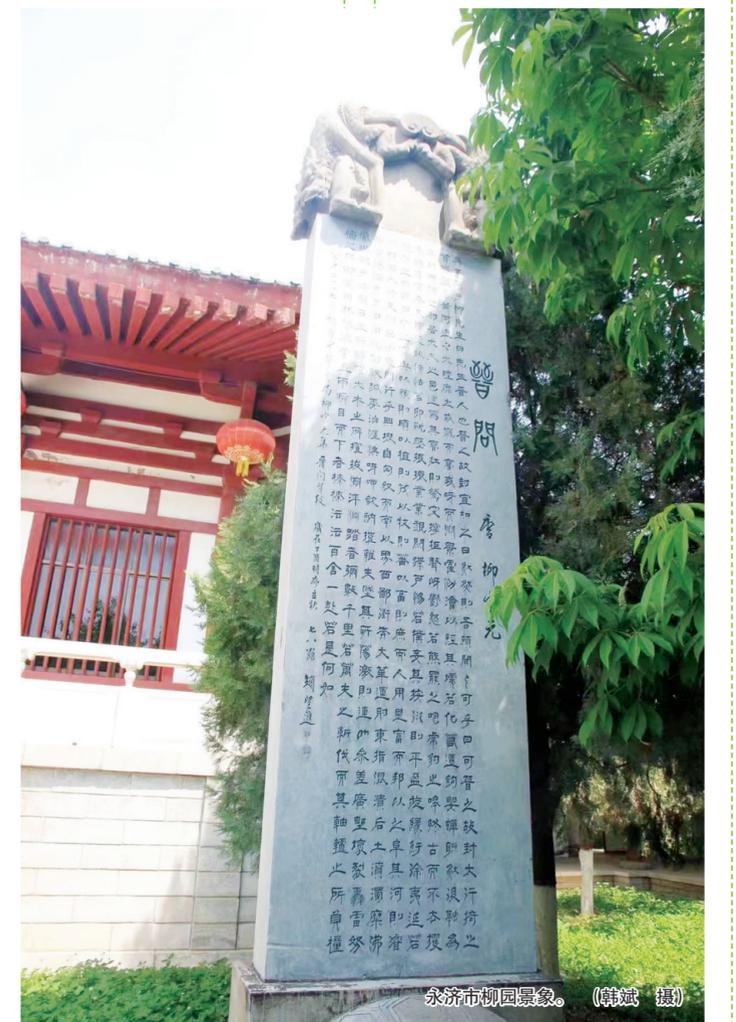
池枯犹滴投荒泪，邈古难传去国神……

自昔才名天所扼，文章公独耀南荒……

旧泽尚能传柳郡，新亭谁为续柑香？

这些感叹和疑问，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答案。每次坐在窗前凝视他，都会在心里完成一次次祭拜。在写作中学着矫正自己、检点自己，学着强化文人意识，学着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。

从运城回来，与夫君交流运城之行见闻，谈及柳宗元一生的跌宕及文学成就，他冷不丁地放下筷子，望着我认真地说，你以为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，不是古人呼吸过的？的确，前人未曾远去。



永济市柳园景象。(韩斌 摄)